



开镰

■ 安徽肥西 张建春

绝早,被“嘎吱嘎吱”的铧镰声吵醒,这是奶奶第二遍铧镰了。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,我奶奶深知其中妙处,头天晚上就把尘封一年的镰刀铧了一遍。割麦的刀弯如月眉,刀口布满了齿状的锋芒,奶奶耐得住性子一个个齿铧、一个个锋磨,黎明时分,又在麦子成熟的声浪里,将镰刀细细地收铧了一遭。奶奶对着晨光看镰,镰的锯齿间升腾太阳的光辉,手荡过刀刃,一股子浩然之气,从遍野的植物间涌来。

开镰的时间到了,揉揉惺忪的眼睛,在金属破哑的叫声中翻身下床,我没有选择地跟着奶奶下田。不过,心中充满的是喜悦。麦长得好,一片金黄,穗子实沉,微微地低下头。晨光尚早,露珠挑在麦芒上被霞色吹动,几几欲滴。俗话说:麦熟一响,蚕老一会。麦黄得快,半日的夏风吹过,本是浆水涟涟的麦仁就坚硬起来,慌得要坠入土地里,早早发出绿芽。奶奶为开镰时间,至少跑过三次田头,收割早麦粒不饱满减产,迟了麦粒会纷纷落地,好了虫鼠鸟类。奶奶第三次跑田头,定下开镰时间,八九成熟,顶着露水开镰。

开镰割麦是乡间大事,合着栽秧茬口,忙是不用说的。学校放农忙假,让学生们回家凑凑手,老师们多是半工半农,家中的活计也忙不过来。喜欢放忙假的日子,累,但一阵子过去,肚子就饿不着了。割麦前好长一段时间,属青黄不接日子,村子里多数家口粮跟不上,三四月里就开始一日两顿,一稀一干,活还少不了干,饿得前胸贴后背。尽管做学生的我们,没甚重活,但放学四五华里路,也够走的。肚子饿,一路上和麦子作对,麦苗青时拔苗子填嘴,结穗了,从灌浆吃到麦粒脆脆地响,大集体的麦田,被我们糟践,也只当多留了份“鸡口、鸭口田”。盼放忙假,更盼开镰,麦子成片放倒,好日子就来了。

奶奶挥刀开镰的是家中的自留地,七八分样大

小,静卧在草塘的上首,麦子密集,一层缀着一层。大集体的麦地,田连地埂,却稀稀疏疏,不成气候,和我家的自留地反差太大。麦分芒麦和仁麦,芒麦是大麦、燕麦长长的芒子,不出货,年成好时喂牛、喂猪,人也吃,炒熟了磨粉,当焦面拌着吃垫肚子。仁麦称为小麦,颗粒饱满,薄薄的皮里包的全是雪白的粉,产量高,和稻米一样,属细粮范畴。自留地种的是仁麦,地精贵,奶奶拿足劲种,一份耕作一份收获,收成自然不一般。奶奶看着自家地高兴,对不远处“稀毛秃子”样的麦地,只有摇头的份。

看奶奶挥动镰刀是种享受,她左手挽住麦秆,右手用刀,漂亮的弧线在麦地上轻松走动,麦子成片地倒下,镰刀锋利,麦秆的切口齐刷刷的,一律圆润规整。奶奶手脚麻利,割倒的麦子随手捆扎成束,“麦把子”波浪样浮在麦茬之上,又成了田野的风景。我跟在奶奶身后拾穗,收获少得可怜,奶奶的农田活熟稔,好把式怎舍得丢了、落了,颗粒归仓才对得起脚下的土地。

大集体的麦田也开镰了,妈妈在开镰的人群中,他们一字摆开,图个阵势。阵势不在小处,活却干得缓慢。太阳升高八丈时,奶奶已将自留地的七八分田割个精光,大集体的田里,人走长蛇,地上遗下的麦穗竟可整把抓来。我们知道不要多久,大集体的田就要放风,地上遗落的麦穗是属于我们的。

奶奶直起腰杆来,自留地的麦已呈倒伏状,她又拿起锄头,锄去一个个麦茬,估计在二三月间,奶奶在麦棵里点下了花生,此时花生苗已有三寸长。麦茬一去,一地的绿飘动起来,嫩嫩的、翠翠的,像之前一浪连一浪的麦苗……

在都市的楼群里,想到了开镰,麦子正黄熟,我的镰却生了锈。

石台,河水酿诗胜往昔

■ 安徽池州 方严

每年暑假都要去一次秋浦河游玩,初中的时候过来,看着河里青色粼粼的河水,欣赏到流连忘返,没有年幼时看到时的朦胧;高中的时候过来,从流淌的快意里,看到的是憧憬;大学毕业,走在河滩湿润而光亮的,曾被母亲从河滩捡拾回去做腌菜压石的一溜石头上,听着在河边用棒子捶洗衣服的村妇,零零落落边洗边谈的聊天声,心内升起的是古朴、自然,更是流淌诗意的地方。这一次和以往有点不同,它盘旋在公路旁与我相伴的缘故,是因为在去年出版了一部诗集,大演乡中心学校给我发来邀请函,让我前往学校做一场阅读分享。

当日开车到了石台。沿着曲曲弯弯的河水行进的时候,心里一直默默地想:诗仙李白怎么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,汇成一首首动感靓丽的诗篇,在祖国大地浪漫行走了那么多地方,也不知道是哪一朵浪花闯进了他的心里,将皖南小城的秋浦河写得如此美,能安顿住他那大到不能再大的悲欢,让他回归到了自己。或许,是读了他不少诗篇的缘故,也令我染上与秋浦河心有灵犀的病,染上了它如诗唯美。也让我在山水这门课堂的影响下,变得内敛而沉稳。

转眼间,学校旁村庄里的气味,便扑面而来,这是农家灶膛里的火,带出来的米饭的香,带动了天空自由的炊烟袅袅飘散。如此美的地方,我已经不需要去描述什么,就请诗人继续写诗,画家继续描绘,我将前往学校去向那里的学生讲秋浦河、李白。从宽阔大道旁的巷子进入校园,我看见那些穿着黄绿相间校服的学生,在操场上各处玩耍、读书。不禁想起自己在读

书时期对未来的世界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经历,曾经跑着去教室,跑着去食堂,刺眼的太阳光下躲在树的荫里,一个人静静地看书,周末的时候,疯狂地踩着自行车,飞去距离学校很远的省图书馆。

之前在家备课到凌晨,想尽可能地把自己学习到的、掌握到的知识讲授给同学们。同时也有点担心我讲得不是那么好,心里有点担忧。当我坐在讲台上,去讲我对家乡的山水是什么样的感情,家乡的这片土地,是我作品中的素材,取之不尽用之不竭,让我值得骄傲的地方在哪里,并讲述了我是如何从一个不甘平庸的人,磨砺自我、迎难而上。

我说,一个不热爱自己亲爱的人,谈不上爱自己的家乡;一个不热爱自己家乡的人,谈不上爱自己的祖国。还说起,那些令我感动的事情,就是不舍得故乡的村庄、河流。太阳西沉,学生们沿着我的课题描述秋浦河:石台的水真绿啊,绿得像极了无瑕的翡翠;石台的水真静啊,静得看不见河水在轻轻流动……

白色的鸟在傍着校园的河流上方飞翔,放眼望去,之前窄小的土泥巴路,变成了宽敞而结实的水泥路,路的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,以前经过的破旧老屋被高楼大厦代替。秋浦河在古代也是同样的分外耀眼,诗仙李白的赞颂一直陪伴着我们。美丽的秋浦河,不仅仅流淌着诗歌,还流淌着我们的青春。

回城的途中,夕阳给绵延山脉撒上一层淡淡的金黄,给秋浦河穿上一层诗意,引着我继续讲述它的美,继续描绘祖国更胜往昔的未来。

爸爸的爱

■ 安徽合肥 李庆

爸爸年届杖朝,眼睛花了,腰也有些弯了,脸上突然长出不少色斑,但他对我们儿女的爱,一如既往,而且更深了。爸爸常说,只有通过读书来掌握知识和技术,我们才能自强自立。我和弟弟上幼儿园时,爸爸给我们讲睡前故事。他总是坐到床上,温厚的背紧贴着墙,曲着双腿将书摊在腿上。我们姐弟俩围在他的身边,他一边用手指着书上的字,一边用他那地道的方言给我们读书。我记得《王老师谈作文》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等书就是这样读完的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明白作文为何物,爸爸一个劲地讲作文的要素啊、作文如何开头啊、作文的结构啊。弟弟早就坐不住了,躺在床上玩自己的玩具;我倚着爸爸,听爸爸讲读的声音,享受的是一种天伦之乐的幸福。爸爸什么都知道,那时我们对他的非常崇拜。

上小学能识字了,爸爸经常带我们去逛书店。每次都给我们买许多书,有历史书、成语故事,还有童话和小画书。弟弟喜欢那些有插图的画书和故事书,我喜欢看文字书。爸爸给我买的《安徒生童话选》《格林童话》《法国童话选》,让我爱不释手,不仅课外看,还忍不住在上课时偷看。小学三年级那年,数学老师正在上课,坐在墙角的我把数学书竖立在课桌上,偷偷拿出《法国童话选》津津有味地看着。老师讲完课布置课后习题,走到我面前时,我慌了手脚,本能地站起来。这种“做贼心虚”的反常举动把我出卖了,结果可想而知……童话不仅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善良唯美的种子,伴我一起成长,而且让我从小养成了读书的习惯,受用一辈子。

也许我是爸爸的第一个孩子,又是女孩,爸爸给我的爱更多些。爸爸有一辆“二八”式自行车,经常用来接送我上学和放学。我坐在前面的车杠上,仿佛坐在爸爸的怀里。下车时,两只小腿麻麻的、酸酸的,但心里甜滋滋的,有爸爸的爱,我特别满足。很快来到了学生最重要的时刻——高考,不仅检验学习成果,更是人生的转折点。爸爸非常重视,一定要骑车接送我去考场。那年

7月初,正是江淮大地梅雨季节过后的盛夏,白天温度高达四十摄氏度,刺眼的阳光把大地照得白晃晃的。在考场外树荫下候考的爸爸,突然头痛欲裂,恶心反胃,非常痛苦。当看到我从我考场出来时,爸爸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,让我坐到车后的座位上。经过一段上坡路时,我发现爸爸有些吃力,就执意从后座上跳了下来;但爸爸一定要我重新坐上,说中午太热,地上都有火,不让我走路。看我坐上车,爸爸猛地加力,沿着对角线骑行,一会儿从东到西,一会儿又从西向东,这样比直接往坡上冲省力。看着爸爸猛地蹬车扭曲的背影,我的双眼模糊了……那天回家后,爸爸中暑,卧床不起,大病一场。每逢高考时,我就会忆起此事,这让作为女儿的我愧疚一辈子!

我成家生孩后,爸爸把对我的爱转移到了我儿子身上,给他外孙讲作文怎么开头、讲十万个为什么的故事,还讲我小时候的故事。爸爸退休后最开心的事,就是用他那辆老式陈旧的“二八”式自行车,接送他的外孙上下学。

